

三国全图演义

三國全圖演義

用
書賊禰

正平裸衣罵

小樹塗客

附錄



吉太醫下毒遭刑

小倉山民



國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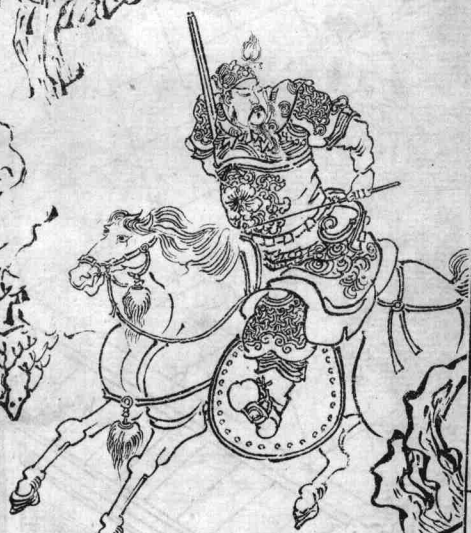
完殺
貴妃

桂芬



皇姊敗走授表紹

乙酉仲冬松缺居士題



第一才子書卷十二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二十三回

禰正平裸衣罵賊

吉太醫下毒遭刑

禰衡孔融楊修三人才同而其品則有不同。楊修事操者也。孔融不事操而猶與操周旋者也。禰衡則不事操而并不屑與操周旋者也。三人皆爲操所殺而三人之中惟衡最剛。故三人之死亦惟衡獨蚤。操自負奸雄其才力足以推倒一世而禰衡鄙夷傲睨視若無物非膽勇過人安能如此。生前既罵曹操死後又罵王敦至今鸚鵡洲英靈不泯豈得僅以文人才士目之耶。或謂罵操如陳琳而不殺之何以獨忌禰正平。操之出使正平于諸侯者以正平恃才而狂欲使人磨折他一番挫其銳氣然後用之耳。不虞黃祖之遽殺之也。先儒有代曹操責黃祖書備言此意。予曰不然。爲此說者未知禰陳兩人之優劣也。禰衡罵操以口陳琳罵操以筆。雖同一罵而衡之罵操自罵者也。琳之罵操代人罵者也。夫自罵之與代人罵則有間矣。琳之言曰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使操用之以射人則其代操罵敵亦猶是也。陳琳罵操而終於事操。禰衡罵操則必不事操代人罵者可降自罵者斷不降此操之所爲不殺琳而必殺衡與。爲劉表計者既知曹操使禰衡之意便不當使衡見黃祖當仍令衡還許都方是高曹操一頭地。今操借刃于表表復借刃于祖是與操一般見識終在曹操術中耳。董承元宵一夢何其快。

心奈此夢不應。可爲惋惜。雖然天地夢藪也。古今夢緣也。人生夢魂也。漢之變而爲三國。三國之變而爲晉。猶之蕉耳。鹿耳。蝴蝶耳。邯鄲與南柯耳。事之眞者。何必非夢。則事之夢者。何必非眞。夢如董承。直謂眞焉可矣。

嘗讀曇花記。見冥王坐勘曹操考之問之打之罵之。或曰。此後人欲洩其憤。無聊之極思耳。子曰。不然。理應如是。不可謂之戲也。古來缺憾不平之事。有欲反其事以補之者。一曰鄧伯道父子團圓。一曰荀奉倩夫妻偕老。一曰屈大夫重興楚國。一曰燕太子克復秦讐。一曰王明妃再入漢關。一曰侯夫人生逢煬帝。一曰岳武穆寸斬秦檜。一曰南霽雲立滅賀蘭斯。皆以天數挽回人心。以人心挽回天數。然則董承劍起。曹操頭落。忠魂所結。竟當作如是觀。

上醫醫國。其吉平之謂乎。若吉平者。不愧爲太醫矣。以其藥醫曹操之頭風。是毒藥也。以其藥醫漢帝之心病。是良藥也。人謂其誤以詐病爲眞病。不得謂之知病。我謂其能以毒藥爲良藥。斯眞爲之知醫。惜乎其藥不行耳。欲生人則生之。欲殺人則殺之。能生人是良醫。能殺人亦是良醫。獨怪今之醫家。心則華陀救周泰之心。藥則吉平毒曹操之藥。殺人而猶執生人之方。生人而適作殺人之孽。吾不知其醫術居何等也。

孔融薦禰衡一篇文字。十分光彩。閱至此。掀髯稱快。當滿引一大白。禰衡鼓擊三槌。令人泣下。

吉平血流九指。令人眦裂。閱至此。慷慨悲懷。當滿引一大白。

此卷起處。正是曹操欲攻劉備。卻因招安張繡。放下劉備。忽然接入董承。及董承事露。而首人不知有劉備。至搜出義狀。而曹操始知與承同謀者之有劉備。于是下文攻劉備。更不容緩矣。然則此卷雖無劉備之事。而實劉備傳中一大關目也。

卻說曹操欲斬劉岱。王忠孔融諫曰。二人本非劉備敵手。若斬之。恐失將士之心。操乃免其死。黜

罷爵祿。欲自起兵伐之。德孔融曰。方今隆冬盛寒。應前雪。花飄句。未可動兵。待來春未為晚也。孔融心向

之說乃可先使人招安張繡。劉表然後再圖徐州。操然其言。先遣劉曄往說張繡。曄至襄城。先見

賈詡。陳說曹公盛德。詡乃留曄于家中。次日來見張繡。說曹公遣劉曄招安之事。正議間。忽報袁

紹有使至。繡命入。使者呈上書信。繡覽之。亦是招安之意。詡問來使曰。近日興兵破曹操。勝負何

如。使曰。隆冬寒月。權且罷兵。與孔融之言相合今以將軍與荊州劉表俱有國士之風。故來相請耳。使者口中

就便帶出劉表。正與陳琳檄文中相應。詡大笑曰。汝可便回見本初。道汝兄弟尚不能容。何能容天下國士乎。袁術始而

誤糧紹不能以軍法斬之。繼而僭號紹不能以大義誅之。責紹者正當責其不能計術。不當責其不能容術也。賈詡初隨李傕曹操。雖有知謀。不知順逆。故其言如此可笑。當面扯碎

書。叱退來使。張繡曰。方今袁強曹弱。今毀書叱使。袁紹若至。當如之何。詡曰。不如去從曹操。繡曰。

吾先與操有讐。安得相容。應前第十回中事詡曰。從操。其便有三。夫曹公奉天子明詔。征伐天下。其宜從

第二十三回

一也。紹強盛。我以少從之。必不以我為重。操雖弱。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今之錦上添花者。好向富厚處納款。不樂向寡

乏之處通情。請聽賈詡之論。曹公五霸之志。必釋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焉。綉從其言。

請劉曄相見。曄盛稱操德。且曰。丞相若記舊怨。安肯使某來結好。將軍平綉大喜。即同賈詡等赴

許都投降。綉見操。拜于階下。操忙扶起。執其手曰。有小過失。勿記于心。亂其叔母乃曰。小過失。虧他這付老面皮。遂封

綉為揚武將軍。封賈詡為執金吾使。操又得一謀士。操即命綉作書招安劉表。賈詡進曰。劉景升好結納

名流。今必得一有文名之士往說之。方可降耳。只此一句引。操問荀攸曰。誰人可去。攸曰。孔文舉

可當其任。操然之。攸出見孔融曰。丞相欲得一有文名之士。以備行人之選。公可當此任否。融曰。

吾有禰衡。字正平。其才十倍於我。此人宜在帝左右。不但可備行人而已。我當薦之天子。不曰荐。而曰荐之天子。我知正平固不為操用者也。

於是遂上表奏帝。其文曰。臣聞洪水橫流。帝恩俾。又旁求四方。以招賢

俊。昔世宗繼統。指漢武帝。將弘基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獻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諫日晨。

維嶽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其品。英才卓犖。其言。

才初涉藝文。升堂觀奧。目所一見。輒誦之口耳。所暫聞。不忘于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

計。桑弘羊。武帝時人。安世默識。張安世宣。以衡準之誠。不足怪。一段美其才。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

嫉惡若讐。任座抗行。任座魏文侯時人。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一段美其品。只此數語。驚鳥類百。不如

嫉惡若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便為禰衡罵曹操張本。

一鶚。郭嘉程昱等皆驚鳥耳。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詞。溢氣空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

屬國。詭係單于。詭責也。終軍欲以長纆。牽制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屬異才。

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一段言其少年有志。應前年二十四句。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

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語亦奇。麗非常。

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清陽阿曲名。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食。飛兔腰褭。古良馬。絕足奔放。良王

樂伯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如無可觀

宋臣等受面欺之罪。

帝覽表。以付曹操。操遂使人召衡至。禮畢。操不命坐。無禮。慈罵。爾衡仰天嘆曰。天地雖闊。何無一人也。

開口操曰。吾手下有數十人。皆當世英雄。何謂無人。高祖踞見酈生生責之高祖便起。謝今曹操不謝宜正平之終怒也。衡曰。願聞

操曰。荀彧荀攸。郭嘉程昱。機深智遠。雖蕭何陳平不及也。張遼許褚李典。樂進勇不可當。雖岑彭

馬武不及也。呂虔滿寵。爲從事于禁。徐晃爲先鋒。夏侯惇天下奇才。曹子孝世間福將。安得無人

曹操自誇其謀臣戰。將欲得參差有勢。衡笑曰。公言差矣。此等人物。吾盡識之。荀彧可使弔喪問疾。荀攸可使看墳

守墓。程昱可使關門閉戶。郭嘉可使白詞念賦。張遼可使擊鼓鳴金。許褚可使牧馬放牛。樂進可

使取狀讀招李典。可使傳書送檄。呂虔可使磨刀鑄劍。滿寵可使飲酒食糟。于禁可使負版築牆。

徐晃可使屠猪殺犬夏侯惇稱為完體將軍曹子孝呼為要錢太守完體反言之也要錢正言之也然恐天下不獨一曹子孝

其餘皆是衣架飯囊酒桶肉袋耳罵得暢快操怒曰汝有何能衡曰天文地理無一不通三教九流

無所不曉上可以致君為堯舜下可以配德于孔顏異人處只在此二句豈與俗子共論乎孔融之贊衡

時只有張遼在側掣劍欲斬之操曰吾正少一鼓吏早晚朝賀燕享可令禰衡充此職衡欲使張遼擊鼓鳴

金卽以其鄙薄衡不推辭應聲而去玩世不恭有詩人簡今之風遼曰此人出言不遜何不殺之操曰此人素

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天下必謂我不能容物彼自以為能故令為鼓吏以辱之奸雄作用故欲辱衡

誰知反為衡所辱也來日操于省廳上大宴賓客令鼓吏搥鼓舊吏云搥鼓必換新衣衡穿舊衣而入遂擊

鼓為漁陽三搥音節殊妙淵淵有金石聲於草木之器能作金石之音正所謂激楚陽阿掌伎所食者也禰衡正平漁陽搥與稽叔夜廣陵散並稱絕調惜

于今不傳坐客聽之莫不慷慨流涕左右喝曰何不更衣衡當面脫下舊破衣服裹體而立渾身盡露

孟嘉落帽以傲桓溫禰衡裹衣以坐客皆掩面衡乃徐徐著褲顏色不變真是目中無人操叱曰廟堂之

上何太無禮衡曰欺君罔上乃謂無禮明明道著老賊吾露父母之行以顯清白之體耳既聽伐鼓淵淵又見白鳥鶴鶴

操曰汝為清白誰為汙濁衡曰汝不識賢愚是眼濁也不讀詩書是口濁也不納忠言是耳濁也

不通古今是身濁也不容諸侯是腹濁也常懷篡逆是心濁也前既力詆其謀臣將士今卻指名獨罵曹操又罵之於伐鼓之後可

謂鳴鼓而攻之矣○孔融荐禰衡一篇文字十分光彩禰衡罵曹操一篇言語十分鋒銳可稱雙絕吾乃天下名士用為鼓吏是猶陽貨輕仲尼臧

倉毀字耳。索性罵个盡性暢絕

欲成王霸之業

罪同胥靡不足發明王之夢。用高宗夢傳說事古使有罪者充役謂之胥靡傳說築牆于傳岩之野是代罪人役也

操指衡而言曰令汝往

荆州爲使如劉表來降便用汝作公卿。衡不肯往。操教備馬三匹。令二人扶挾而行。之態可掬卻

教手下文武整酒于東門外送之。荀彧曰如禰衡來不可起身。衡至下馬。入見衆皆端坐。衡放聲

大哭。荀彧問曰何爲而哭。衡曰行于死柩之中如何不哭。鼓音之悲

頭狂鬼耳。衡曰吾乃漢朝之臣不作曹瞞之黨安得無頭。禰衡以漢帝爲頭不似彼衆人以曹操爲頭也

急止之曰量鼠雀之輩何足汗刀。衡曰吾乃鼠雀。尚有人性汝等只可謂之蠅虫。然則其事曹操

主蜂中之長耳。衆恨而散。衡至荆州見劉表畢雖頌德實譏諷表不喜。表好名士而不喜禰衡如葉公

去江夏見黃祖或問表曰禰衡戲謔主公何不殺之。表曰禰衡數辱曹操操不殺者恐失人望。故

令作使于我欲借我手殺之使我受害賢之名也。吾今遣去見黃祖使曹操知我有識。劉表使見

操使見劉表之意是操借刀于表而表復乞諸其鄰而與之耳。衆皆稱善。時袁紹亦遣使至表問衆謀士曰袁本初又遣使來曹

孟德又差禰衡在此當何從便。從事中郎將韓嵩進曰今兩雄相持將軍若欲有爲乘此破敵可

也如其不然將擇其善者而從之。今曹操善能用兵賢俊多歸其勢必先取袁紹然後移兵向江

東恐將軍不能禦莫若舉荆州以附操操必重待將軍矣。與賈詡勸張綏相同

表曰汝且去許都觀其動靜

再作商議。嵩曰：君臣各有定分。嵩今事將軍，雖赴湯蹈火，一唯所命。將軍若能上順天子，下從曹公，使嵩可也。如持疑未定，嵩到京師，天子賜嵩一官，則嵩為天子之臣，不得復為將軍死矣。先說後來不

得罪之表曰：汝且先往觀之。吾別有主意。嵩辭表到許都，見操，操遂拜嵩為侍中、領零陵太守。應

韓嵩所。荀彧曰：韓嵩來觀動靜，未有微功，重加此職，禍衡又無音耗，丞相遣而不問，何也？荀彧雙問

操曰：禍衡辱吾太甚，故借劉表手殺之，何必再問？曹操單答遂遣韓嵩回荊州，說劉表嵩回見表。

稱頌朝廷盛德，勸表請子入侍。表大怒曰：汝懷一心耶？欲斬之。嵩大叫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

蒯良曰：嵩未去之前，先有此言矣。劉表遂赦之。人報黃祖斬了禍衡。此事不用實敘，只在表問其

故對曰：黃祖與禍衡共飲皆醉。祖問衡曰：君在許都，有何人物？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除

此二人，別無人物。祖曰：似我何如？衡曰：汝似廟中之神，雖受祭祀，恨無靈驗。祖大怒曰：汝以我為

土木偶人耶？衡之視人不是死屍，即是木偶，所以取禍。遂斬之。衡至死罵不絕口。此非黃祖殺之，而劉表殺之，亦非劉表殺之，而曹操殺之也。劉表

聞衡死，亦嗟呀不已。令葬于鸚鵡洲邊。後人有詩嘆曰：

黃祖才非長者儔，禍衡喪首此江頭。今來鸚鵡洲邊過，惟有無情碧水流。

卻說曹操知禍衡受害，笑曰：腐儒舌劍反自殺矣。不說自己殺他，又不說別人殺他，反說他自殺，奸雄之極。因不見劉表來

降，便欲興兵問罪。荀彧諫曰：袁紹未平，劉備未滅，而欲用兵江漢，是猶舍小腹而顧手足也。可先

滅袁紹後滅劉備江漢可一掃而平矣操從之以上按下荊州一邊且說董承自劉玄德去後日

夜與王子服等商議無計可施建安五年元旦朝賀見曹操驕橫愈甚感憤成疾將敘元宵飲酒

老泉詩曰佳節每從愁裏過

壯心猶傍醉中來正與此合帝知國舅染病令隨朝太醫前去醫治此醫乃洛陽人姓吉名太字

稱平人皆呼爲吉平當時名醫也平到董承府用藥調治旦夕不離常見董承長吁短嘆不敢動

問但知其身病不知其心病也時值元宵吉平辭去承留住二人共飲飲至更餘承覺困倦就和衣而睡前二

中隱几而臥乃是日裏今和衣而睡乃是夜間忽報王子服等四人至承出接入服曰大事諧矣

承曰願聞其說服曰劉表結連袁紹起兵五十萬共分十路殺來快暢馬騰結連韓遂起西涼軍

七十二萬從北殺來快暢曹操盡起許昌兵馬分頭迎敵城中空虛若聚五家僮僕可得千餘人

乘今夜府中大宴慶賞元宵將府圍住突入殺之不可失此機會更快暢承大喜隨即喚家奴各

人收拾兵器自己披挂綽鎗上馬疾至此有約會都在內門前相會同時進兵夜至一鼓衆兵皆

到董承手提寶劍徒步直入見操設宴後堂大叫操賊休走一劍剝去隨手而倒一路看來竟似

其天從人願霎時覺來乃南柯一夢半响歡喜讀至此句不覺掃興口中猶罵操賊不止吉平向前叫曰汝欲害

曹公平承驚懼不能答楚莊王將有所謀必屏人獨寢恐夢中漏言正爲此也吉平曰國舅休慌某雖醫人未嘗忘漢某連

日見國舅嗟嘆不敢動問恰纔夢中之言已見真情幸勿相瞞倘有用某之處雖滅九族亦無後

悔。滿朝文武不及承掩面而哭曰：只恐汝非真心。平遂咬下一指為誓。指為誓二指正復相應承此一醫生多矣

乃取出衣帶詔令平視之。且曰：今之謀望不成者，乃劉玄德、馬騰各自去了。無計可施，因此感而成疾。至此方說出真正病源平曰：不消諸公用心。操賊性命只在某手中。今日醫生之手皆如此之可畏承問其故，平曰：操

賊常患頭風，痛入骨髓，纔一舉發，便召某醫治。如早晚有召，只用一服毒藥，必然死矣。何必舉刀

兵乎？一帖藥勝是百萬兵承曰：若得如此，救漢朝社稷者，皆賴君也。方是真正良醫，不但醫董承身病，并醫董承心病，不但醫承心病，且醫獻帝心病

病矣。時吉平辭歸，承心中暗喜，步入後堂，忽見家奴秦慶童同侍妾雲英在暗處私語，承大怒，喚左

右捉下，欲殺之。夫人勸免其死。夫人大是誤事各人重責四十，將慶童鎖于冷房。慶童懷恨，夤夜將鉄鎖

扭斷，跳牆而出，逕入曹操府中，告有機密事。前十回中馬宇為家童所首，此處董承亦同為家童所首，前後詳事雖同而文各異操喚入

密室問之。慶童云：王子服、吳子蘭、種輯、吳碩、馬騰五人，只說得五人在家主府中，商議機密，必然是謀

丞相家主將出白絹一段，不知寫着甚的。近日吉平咬指為誓，我也曾見。秦慶童口中妙在說得不明不白，但見白絹不

見血詔，但知寫得咬指不知所議，謂何正如斷碑之文不甚可讀，而以意度之，自能猜測而得也曹操藏匿慶童於府中，董承只道逃往他方去

了，也不追尋。次日，曹操詐患頭風，召吉平用藥。吉平自思曰：此賊合休，暗藏毒藥入府。操之意是

醫亦是操臥于床上，令平下藥。平曰：此病可一服即愈。自然不消第二服教取藥罐當面煎之。藥已半乾

平已暗下毒藥，親自送上。操知有毒，故意遲延，不服。平曰：乘熱服之，少汗即愈。水二鍾姜三片，滓不再煎操起

片滓不再煎

曰汝既讀儒書必知禮義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先嘗則不能進矣汝爲我心腹之人何不先嘗而後進平曰藥以治病何用人嘗平知事已泄縱步向前扯住操耳而灌之操推

藥撥地磚皆迸裂操未及言左右已將吉平執下事雖未成而吉平之勇過於縛諸矣操曰吾豈有病特試汝耳汝

果有害我之心遂喚二十个精壯獄卒執平至後園拷問此是一操操坐于亭上將平縛倒于地吉

平面不改容略無懼怯想其懷藥入府時已置死生于度外操笑曰量汝是个醫人安敢下毒害我必有人唆使你

來你說出那人我便饒你平叱之曰汝乃欺君罔上之賊天下皆欲殺汝豈獨我乎絕似施空對秦檜語操

再三磨問平怒曰我自欲殺汝安有人使我來先說人皆欲殺不獨是我又說我自欲殺更不關人若論有人指使則天下人皆使我來若論無人

指使則更無一人使我來也今事不成惟死而已操怒教獄卒痛打打到兩個時辰皮開肉裂血流滿階操恐

打死無可對証令獄卒揪去靜處權且將息惡傳令次日設宴請衆大臣飲酒惟董承托病不來

王子服等皆恐操生疑只得俱至一人因恐而不來數人因恐而皆至操於後堂設席酒行數巡曰筵中無可爲樂

我有一人可爲衆官醒酒吉平善用表汗湯今操用他爲醒酒湯教二十箇獄卒與吾牽來須臾只見一長枷釘著

吉平拖至階下此是二拷吉平操曰衆官不知此人連結惡黨欲反背朝廷謀害曹某今日天敗請聽口

詞操教先打一頓昏絕於地以水噴面吉平甦醒吉平被水噴醒衆官卸被曹操嚇醒睜目切齒而罵曰操賊不殺

我更待何時操曰同謀者先有六人與汝共七人耶足七人之數者劉玄德也若添一吉平則八人矣乃白絹狀上本無吉平而慶童口中卻